

世界上最早“环保部”——虞

古代管环保的部门,名称自然不叫“环保部”。据清黄本骥编纂《历代职官表》,中国古代早期的环保部叫“虞”。“虞”既是机构名,又是官衔名,其很大一部分职能与今天的环保部相同,但所管理范围更大,山、林、川、泽的保护与治理,都是“虞”的职责。

在上古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由于生存条件原始,人们对大自然更依赖,相应的,也更注意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尧帝觉得舜有治理天下的能力,便禅让于舜,果然,舜大有作为。司马迁《史记》开篇第一卷《五帝本纪》中,便记述了舜的事迹。

舜上位后进行了行政机构改革,根据当时的需要,分设九官。这九官,相当于现在中央的九个部委,分别有正、副长官 22 人,这些部门长官都是由各部落首领集体商讨,公开推荐出来的。

舜所设九部委中就有环保部——“虞”。虞的编制不小,第一任虞官名叫伯益。关于伯益就任,还有段故事。当时舜征求各部落首领意见,问谁能帮他掌管山林、川泽、草木、鸟兽,大家一致推荐了伯益。但伯益开始并不接受这个“环保部长”,希望把此职位让给朱、虎、熊、罴等人。舜也干脆,当即表示让他们与伯益一起来负责“环保部”,伯益这才当了舜的“环保部部长”,朱、虎、熊、罴 4 人任“环保部副部长”。

舜也因为重视环保而受到臣民拥护。舜在位时其国号称“有虞”,故史书称他为“有虞氏帝舜”。这个“虞”字到底怎么来的?或许与他所设的负责环保部“虞”有关。

《尚书·尧典》中也记录了舜任命伯益做“环保部长”的事。国内有环保学者认为,舜所设的“虞”,是世界上最早的“环保部”,伯益是最早的“环保部长”。

伯益的确是环保专家,环保部长做得相当称职。从史书记载和传说来看,伯益是嬴姓史祖,治水专家大禹的得力助手,他发明了水井,保证人类饮用水源免受污染;同时还是动物保护权威,即《汉书·地理志》中所谓“伯益知禽兽”。另传,《山海经》也是伯益写的。

舜设立“环保部”一事,虽然并未被现代考古发现所证实,但“虞”作为环保机构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却是不争的史实。

在周代,“环保部”编制更大,周与前面的

中国古代如何搞环保?

◆ 倪方六

环境污染是中国当今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其实,中国古人很早就有“环保治国”理念,那么,古代有现代这样专门的环保机构吗?有的。从记载来看,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部”就诞生在中国。那么古人怎么搞环保?



夏、商两代一样,中央机构实行“大部制”,但“环保部”被进一步细化,有山虞、川衡、林衡、泽虞等四个平行部门,统统归“地官司司徒”领导。其中,山虞的地位最高,美国学者埃克霍姆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山林局”。

秦汉时虞被“少府”替代,到三国之后,又恢复了“虞官”。唐、宋、明、清诸时期,朝廷均设有虞衡司,此司即“虞部”。

中国最早的环保立法:秦《田律》

中国古人最早提出了“环保治国”理念,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环保部”,还进行了最早的“环保立法”。

中国古代的环保立法,可以追溯到上古夏代大禹执政时期。《逸周书·大聚篇》记载,大禹在任时曾颁发了一条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

从“禹禁”中可以知道,当时春季实行“山禁”,夏季实行“渔渔”,这对保护环境,保证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虽然禁令的本意并非出于环保,而是考虑物产,但仍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的环保禁令。

到了周代,环保禁令的范围变得更为宽泛了。据西汉刘向《说苑·指武》所记,公元前 1050 年前后,周文王在攻打崇国时曾出台“伐崇令”,里面有这样的规定:地面部队进入崇国境内,“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所谓“毋填井”、“毋伐树木”,即要求部队不得填埋水井,不得砍伐树木,一句话,不得破坏崇国人民的生活环境和设施。

夏禹和周文王这些环保禁令,并不是专门为环保而制定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秦国出现了真正意义的“环保条款”。

秦国这“环保条款”,发现于 1975 年 12 月。当时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睡虎地 11 号秦墓中,出土了一批秦简,其中一部分竹简上记录的是秦国的法律,后整理出了《秦律十八种》。“环保条款”记录在其中的《田律》上,这部法律因此被看成是中国最早的“环保法”。

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36.像回到了童蒙时期教她识字一样

我让自己情绪平静一下,决定对她数的概念进行再教育。“看着,小泉,这是 1!”我像从前童蒙时期对待学前幼童那样,运用手指来辅助演算,朝她伸出一根指头。为加深印象,还对她弯弯那根伸着的指头。然后另一只手也同样伸出一根指头,问她:“这是几?”“1。”“正确!”我模仿着电视上主持人的腔调,大声说道,然后把伸着的两根指头靠拢来,问:“那么,1 和 1 加在一起是多少呢?”一边朝她发狠似的弯弯那两根指头,以吸引她的眼球。汪泉冥思苦想了一阵,带点试探性地小声回答:“是、是 2 吧?”“完全正确。回答要有信心!”我不无夸张地大声赞扬。“现在,2 减去 1 是多少呢?”我换了个思路考问,一边向她示意,把伸着的两根指头弯倒其中一根。这下她领悟了,大声回答:“1。”然后又问她 3 减 1 是多少。听到回答正确,我又立马加码:“那么,5 减 3 呢?”这下可把她问住了,苦苦地思忖一会,说:“7。”

所有这一切,仅仅是颅内真菌感染对人体各种功能的损害。真菌感染损害了两肺,致使汪泉长达数年咳嗽,还导致右肺积液出血,部分组织坏死。此外,还有移植后不可避免的排斥反应,幸好汪泉只是局部性皮疹,时而脸上,时而脖颈上、身上,红肿发痒。再就是腹泻、呕吐、鼻腔发炎、眼睛发炎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移植后的衍生病症。

曹医生在移植前跟我们谈话时,既讲了移植的好处及其必要性,又讲了移植特别是汪泉这种难治性白血病移植的种种风险和后遗症等等,不可谓不详尽全面。但当时由于两次病危,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救人保命上。等到危险期慢慢过去,这才发现,移植带来的衍生病症竟多得治不胜治,防不胜防,让人心里十分纠结!

看着汪泉嗯呀嗯呀地说不清,记不住事,路走不了,东西拿不住,脑子一片糨糊,多少次我独自一人静下来想,像这样下去叫她往后在社会上怎么生活?这会给她肉体上心

灵上带来多少痛苦和屈辱!我甚至恐惧地意识到,当初只是因为我为发疯似的坚持,不肯放弃,不听医生好朋友们劝说,牵动了社会各界这么多好心人士,把她从死神魔爪下救出来,到头来却发现她自己这样做实际是在害她?!

汪泉不能这样活着。配合医生治疗的同时,还要鼓励她积极训练,恢复其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汪泉进舱前体重一百二十斤,出来时只有八九斤,在舱内二十九天,平均每天掉一斤多,但脑袋由于药物的作用,却畸形地肿大,整个人瘦得成了一条蝌蚪。接下来的一大任务是如何恢复体重,增强体质。这就需要及时补充营养,注意饮食卫生。然而移植病人的饮食,既重要又烦琐。重要是因为移植对全身细胞的伤害极大,急需补充养分,修复细胞,让身体各种机能尽快得以恢复。除了恢复体重增强体质,最让我忧虑的,便是恢复汪泉的大脑功能。

由于颅内感染出血,损害了记忆神经。吴主任和曹医生都认为,随着真菌感染的逐步控制,这种情况会逐渐有所改善,但同时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对汪泉进行必要的功能性训练,以促进其恢复进程。为此,除了上面提到的对数进行反复练习外,我还用废弃的纸盒,剪成一张张正方形小纸片,正反面都写上字:有忘记了的三位医生和护士的名字,有说不上来的诸如白、黄、蓝等代表色彩的字,有姑姑、姨姨这些说不出的亲戚称谓,还有一些她已经忘记的难字生字,如镜、湖和鉴等等。每天喂完午饭,午休前,先拿着纸片一个字一个字地让她躺着认记,像是又回到了从前童蒙时期最初教她识字一样。从零出发。

有一回,问她护士长李云霞叫什么名字,她又一次不假思索地回答:“碧云天!”我说:“你已经许多次把护士长变成了碧云天。”汪泉不好意思地搔搔自己刚长出来的鬃曲毛发,皱着舌头费力地说:“我……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啦?”后来我发现,这随口说出来的名字也并非毫无根据。“碧云天”三字,毕竟其中有一个字对上了。而这个词组,又与她多年前读过的王实甫《西厢记》里的名句不无关联,现在和护士长的名字固执地搅在一起,这说明她无论远记忆还是近记忆,都并未完全丧失。

21.我都十年没看见她了啊

波亚推了一把安叔:“你跟他说,你跟他说,我们下午就坐车去!”安叔没理波亚,继续对着话筒喊道:“大哥,你对妹妹说,我都十年没看见她了啊!”

大哥说:“说了啊。但我跟你说,这事急不得,她在我家都都已习惯了,我们从不提你的事,你进去的时候,她才六个月,她对你根本没有印象,现在突然间你冒出来了,她一下子怎么接受得了!”安叔拿着话筒的手有些发抖:“你说,她是不是恨我啊?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见到我?”波亚又推了一把安叔:“你快说,你快说,你毕竟是她的爸爸,血浓于水!”安叔对着话筒,都要哭出来了:“大哥,我知道了,请你告诉妹妹,虽然我很想她,但我还是听她的,我不急,我等着她说想见我的时候再去见她!”大哥说:“是啊,急不得,我们不能逼她啊!”

波亚在床上跳一边跳一边嚷嚷道:“你明明很着急,怎么可以说不急呢,怎么可以讲假话呢?”安叔还是没理波亚,他问大哥:“你别骗我,你告诉我,是不是你们从来没有对妹妹说起过我?”大哥回答:“说过的,但是她不相信。后来长大些,有人骂她是蹲大狱的人下的崽,她哭天哭地的,我们就骗她说你爸爸已经不在这世上了……”安叔一下子跪到地上,对着话筒哭了起来,他声音发颤着说:“怪不得呢,怪不得呢……”大哥说:“你让我想想,我再去劝劝她……”

波亚边推安叔边继续嚷嚷着:“你快跟他说,你快跟他说,不能抛弃自己的亲生父亲!你说你从哪里跌倒就不会在哪里躺下!”

安叔避开波亚,在电话里央求大哥:“大哥,我求求你了,我不认我实来日不多了,请你跟妹妹说,她可以不认我这个当爸爸的,但请答应我让我看她一眼,哪怕远远地看一眼也行!”安叔边哭边说,连拿在手里的话筒掉了都不知道。

波亚看到安叔难过的样子,自己也难过起来。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爸爸。说实话,昨天早上,他还恨过爸爸呢,恨爸爸一早就拿着试卷卷问罪,恨爸爸一点也不尊重他——掀他的被子、跟着他上厕所、盯着他吃

早餐,恨爸爸那么绝情地吼着让他走,还说什么“有本事就不要回来”!可仔细想想,其实爸爸嘴上硬硬的,心里却是软软的,这不,他一边发火一边还扔给他一只肉松面包呢。

波亚想起前些天,他和爸爸坐在海上花园的绿地上,不知怎么一来,爸爸坐起了思古之幽情,他感叹道:“你知道吗?我们坐着的这个地方,很可能以前曾经是一片大海。”波亚说:“是啊,我也这么想。”爸爸来劲了,说:“看来你学过‘沧海桑田’的成语了。”波亚回答道:“不是,因为我刚刚在路旁的长椅上看到了鱼骨头。”爸爸大笑起来。爸爸现在已经很少跟他说说笑笑,趁他高兴着,波亚问他:“爸爸,你现在怎么变得老是盯着我的功课啊?”爸爸一下收起笑脸,说:“现在做家长的哪个敢不盯着孩子?功课就是孩子的一切!我们有什么办法,也被你们学校里的老师盯着,老师又被升学率盯着呢!”这样想来,爸爸也是被逼出来的,他不是真的对自己不好。

波亚想,其实,天底下哪有爸爸对孩子不好的,就说安叔吧,女儿不愿意他,他还为女儿考虑呢!看着安叔痛苦的样子,波亚帮他提起话筒,他催着安叔说:“你快说话,你快说话!”安叔呆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安叔大吼一声,狠狠地推了波亚一把。波亚一个趔趄,翻下床去。

安叔恶狠狠地朝波亚扑去。波亚睁大眼睛,从地上爬起来,跳回到床上。安叔追过来冲她叫道:“你捣什么乱啊!你胡说些什么啊!”波亚站在床上,抱着一只枕头想作抵挡:“我哪里捣乱了?我是帮你说话!”安叔气急败坏地说:“你帮我什么忙了?就是你,就是因为,害得我没法说完,害得大哥还是拒绝了我!”

波亚急着分辨:“不是这样的!是你自己难过得跪了下去,把话筒扔掉的!”安叔大声吼着:“我怎么会自己扔了话筒!都怨你!都怨你!”波亚继续说:“是你自己扔掉的嘛,你自己还不知道!”最后一个电话让安叔的愿望彻底泡汤,现在他把气全撒到波亚的身上。他站在波亚的床前,用手指着波亚,大声喝道:“所有的事都是被你搞砸的!我真后悔找了你!”

星星湾

简平

